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夷堅丁志 卷第十六

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，鄉士張 赴省試，詣吳山廟，○○○試罷，具酒爇約同往，(原闕十字)攜紙錢致謁，願(原闕十四字)何不(原闕六行又十六字)公訓(原闕十四字)其後門人呂川，作(原闕十一字)湖湘早，府帥張安國，(原闕十字)邦人或曰，東明石像觀音，夙著顯應，(原闕四字)說禱之果雨，於是議飾殿宇，以備他日祈謁之地，蔡 適在殿後，乃語其孫衛，使徙之，衛喜於乘時得安厝，即卜地命役，及啟棺改斂，皮肉消枯已盡，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，高一寸許，如鑄刻所就，聞者異焉，王師愈齊賢說。

蔡相骨字缺

內文缺

鄭生夫婦

鄭毅夫內翰姪孫燿，為林才中大卿婿，成親四年，生一男一女，伉儷甚睦，鄭因入京，遇上元節，先一日，將游上清宮，偶故人留飯，食牛脯甚美，暮方至宮，才觀燈殿上，忽覺神恩赦網，亟歸，已發狂妄語，手指其前，若有所見，曰，(原闕五字)殺此人，當時有男子在旁，見用藥，(原闕五字)旁人乃令妻也，呼問林氏，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，責罵之頗峻，林氏曰，本非同舉意，何為及我，其人曰，因何不言，自是鄭生常如病風，數歐詈厥妻，無復平時歡意，不能一朝居，林卿命女仕離歸家，冤隨之不釋，遂為厄，鄭訖為廢人，後出家著僧服，死於無錫縣寺。

黃安道

番陽士人黃安道，治詩，累試不第，議欲罷舉為商，往來京洛關陝間，小有所贏，逐利之心遂固，方自京竇貨且西，適科詔下，卿人在都者，交責之曰，君養親忍不克而為賈客乎，不得已同寓一寺，夜夢人者道服仙衣，據案坐，前有簿書，呼語之曰，此先輩榜，黃意其神也，再拜哀禱，求知姓名，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，具以對，乃啟簿累葉，指一黃曩示之，曰，君也，對曰，姓是名非，恐必不然，仙曰，是矣，至於再三，黃始沉思曰，然則當易名應之耳，謝而且退，仙又曰，典謨訓誥，是汝及第時，黃寤與鄉人語，疑所治經復不同，或勸使並改經，遂名曩，而以書應舉，即預薦，到南省，第二道義題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，果登第。

吳民放鱓

吳中甲乙兩細民，同以鬻鱓為業，日贏三百錢，甲嘗得鱓未賣，夢人哀鳴曰，念我有子，言至再四，驚而覺，無所睹，燃火照尋，聲在桶內，一鱓仰頭喚喙，審聽之，口中如雲念我有子者，甲遽悟曰，賣爾求利，本非善圖，即默發願改業，明日，又以常所贏錢與乙，而並買其所負者，放諸江，鱓迎水引首隨之，久而不去，甲祝曰，我坐貧故，不念罪福，今既放爾，而相逐不捨，豈非尚有怨乎，應聲而沒，既空歸，其妻以失累日所得，詬之曰，必以供飲博費，窮詰不已，始具告之，殊弗信，是夜別夢數十人，言汝欲圖錢作經紀，盍往某路二十里間當可得，既寤，憶所指非人常行處，試往焉，約二十里，草蔓邃密中，似有物，視之，得舊開元通寶錢二萬，如宿藏者，欣然拜受，負以還，用為本業，家遂小康。

仙舟上天

馬忠玉，隨其父為金陵幕官，七月中，家一女一婦，同登舍後小樓，天色約未申間，仰空寓目，見一舟凌虛直上，數道士環坐笑語，須臾抵天表，天為之開，色正赤，舟徑由開處入，天即合無際，而開處尚皔皔如霞，忠玉聞而往觀，但猶見一道赤色耳。

雷丹

吳智甫，知撫州崇仁縣，當七月下旬晚，坐廳治事，風雨忽作，雷電總至，霹靂相繼數十聲，庭中火塊迸走，有飛光大如燕，自救書樓過而南，須臾稍息，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，貯穀倉遭焚，倉在田間，故寺基上火，至此而燃，月餘方止，倉及谷皆燒燬如 狀，後數十日，有商客類道人過其處，以石擊所燒倉，倉中敗谷堅如石，成五色，或如蜂蝶蠅龜魚蠶蛾之類，或猶是谷穗，客取數品藏去，焚香拜於前，及取碎末於碗內研細，酌溪水調服之，人問其故，曰，此雷丹也，凡有禍有病者，此悉能治，遂去，邑人聞之，持以療病祟，輒愈，取之幾半，饒氏方知愛惜，設柵遮闌，眾乃不至，而自外至中心，皆成佛象，侍衛羅漢儼然，徙歸居室供奉，智甫遣吏往求，但於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，饒相官為率府率。

酒蟲

齊州士曹席進孺，招所親張彬秀才為館客，彬嗜酒，每夜必置數升於床隅，遇其興發，暗中一引而盡，無此物則不能聊生，一夕忘設焉，夜半大渴，求之不可得，忿悶呼噪，俄頃嘔逆，吐一物於地，既乏燈可照，倦極就枕，安眠達旦，諸生畢○彬未起，往視之，見床下塊肉如肝，而黃上○○○猶微動，諸生曰，先生不夙興索飲，而困(原闕六字)出此蟲乎，取酒沃之，唧唧有聲，(原闕七字)彬起視試之亦然，始悟平生(原闕二行又十四字)跪膝若有(原闕十二字)食血管慮忽水(原闕七字)而圓，小大不等，張甚驚，尚疑(原闕六字)食及烹肉就貨乃不能切，皆有○○○石滿其中，皮肉胃藏盡然，始知舍利也，○○○罷業衰從來所棄牛骨並舍利，作一塔○之。

牛舍利塔缺

內文缺

雞子夢

東平董瑛堅老之父，知澤州凌川縣，縣素荒寂，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，每以飲饌蕭索為苦，會將嫁妹，郡官寄餉乾寥牙雞子三十枚，大以為珍味，食其七而留其餘，掛於堂內樑上，已而妹婿至，庖妾請以供晨餐，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，同詞乞命，中一女著 帔而跛足，且起頰面，妾持叉取所掛物，得二十三枚，方憶昨夢，乃舍之，遍求牝雞於同官家，分抱焉，皆一一成雞，唯一雌病腳，董自是不殺生，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，雲其先君少保所記也，故皆遠年事。

浙西提舉

司馬漢章倬紹興二十七年，自浙西提舉常平罷，其乾官張某，夢人告曰，司馬復得舊物矣，旁又一人，言乃其弟季思伋也，張馳以白漢章，且賀其擢序不久，繼邸報至，除國子監朱丞填闕，名字正同，已歎其驗，朱公即福州相君也，陛辭日，留為右正言，而謝景思得之，與季思名同，鬼神善戲人如此。

胡邦寧

宜春人胡邦寧，為江西劇盜，出沒吉州之西○山，官兵追捕不能獲，積為民間巨害，累歲乃就擒，既磔死於豫章本郡，發夷其父塚，屍已腐，未盡壞，當心有白蟻穴，宛然如一劍，但未脫鞘耳，其子盜弄潢池兵，宜伏斧鉞，異哉，二事漢章說。

祝鑰二刀

縉雲祝鑰，幹道壬辰春就銓，夢人來報已中第三等，又有持二刀授之者，既榜出中選如夢，迨注官，射隆興之新建尉，建昌之廣昌，南劍之劍浦，主簿凡三闕，竟得劍浦，乃悟二刀之兆。

國子監夢

汪安行，徽州績溪人，既改官，調知廬州舒城縣，闕到而代者再任，汪欲走都下，別謀之，到郡，見教授林文潛，同年生也，勸之曰，二年缺正自不易得，何以易為，汪即有歸志，夜夢人促其行雲，已得國子監差遣矣，寤而喜，語其僕，複決行，訖至都數日，乃被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膳錄對讀官，給本監講堂印一紐，所謂差遣者乃如此，孰謂小事非前定乎。

### 龍華三會

汪安行·為蘄州教授·幹道辛卯秋·校試廬州·得一卷·文理甚優·可居前列·而誤用一夔□□□黃州教授時·俠堅謂當(原闕九字)未有以(原闕六行又十五字)三會也·(原闕十五字)旁僧解之曰·此微事·與(原闕九字)二方勉為書庭謝去遂覺乃驗·

### 葉芮江舟

葉岳·字子中·信州玉山人·自會稽渡錢塘·至江岸·同待渡二百人·其七十人立墩上·餘皆趑趄水濱·值潮勢甚大·水濱之人急回就岸·已為濤所溺·潮將至墩·眾惶惑相視·無所逃命·俄一船從西來·有出舷邊促篙工·急救墩上官人者·岳即登其舟·隨而登者三十輩·皆獲免·半濟·岳謝問姓名·乃芮國器祭酒之子·(原闕七字)何為得得見救·芮雲·眾(原闕九字)後數年·岳侍兄(原闕十二字)大江先已渡(原闕十三字)亂危(原闕十六字)來(原闕十七字)人皆倉卒(原闕十四字)事皆祝養直說·

### 玉真道人

高子勉荷世居荆渚·多貲而喜客·嘗損錢數十萬·買美妾·置諸別圃·作竹樓居之·居曰玉真道人·日遊其間·有佳客至·則呼之侑席·無事·輒終日閉關·未嘗時節出嬉·曆數歲·當寒食拜掃·子勉邀與家人同出·辭不肯·強之至再三·則曰·主公有命·豈得終違·我此出必凶·是亦命也·子勉怪其言·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·竟使偕行·玉真乘輜雜於眾人間·甫出郊·上塚者紛紛·適有獵師過前·真戰慄之聲·已聞於外·少頃·雙鷹往來掠簾外·雙犬即輜中曳出之·齧其喉立死·子勉奔救已無及·容質儼然如生·將舉屍歸·始見尾垂地·蓋野狐雲·此事絕類唐鄭生也·王齊賢說·

### 臨邛李生

邛州李大夫之孫·元夕觀燈·惑一遊女·隨其後不暫舍·女時時回首微笑·若招令出郭·及門外·又一男子同途·適素所善者·以為得侶·竊自喜·徐行至江邊·男子忽捨去·女不從橋過·而下臨水濱·李心猶了然·頗怪訝·亟往呼之·女從水面掩冉而返·逼李之身·環繞數四·遂迷不顧省·乃攜手凌波而度·徑入山寺中·趨廊下曲室·屋甚窄·幾壓其背·不勝悶·極聲大呼·寺僧固知所謂·秉炬來訪·蓋誰家婦菽堂·李踞臥於上·如欲入而未獲者·僧識之曰·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·急扶掖詣方丈·灌以藥·到明稍蘇·送之歸·凡病彌月始愈·司馬漢章雲·乃其妻鮮於夫人之外弟也·

### 吳氏迎婦